



SHIJIESHAONIAN
WENXUEJINGDIAN
WENKU

豪夫童话

[德]豪夫 著

张佩芬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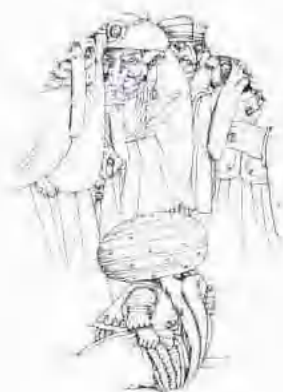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主编 任溶溶

豪夫童话

[德] 豪夫 著
张佩芬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豪夫童话/(德)豪夫(Hauff, W.)著;张佩芬译. —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7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任溶溶主编)
ISBN 7-5342-2359-8

I. 豪... II. ①豪...②张... III. 童话-作品集-德国-近代 IV. I51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871 号



特约编审:宋兆霖

文字编辑:冯季庆

美术编辑:陈敏

封面设计:阿文

版面设计:皮皮

插图:崔玉豹

黄旭

赵路

责任出版:林百乐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豪夫童话

[德]豪夫著 张佩芬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625 插页 7 字数 88000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400

ISBN 7-5342-2359-8/I·385 定价:10.00元



《冷酷的心》



《假王子》



《童话年画》



《小德克的故事》

译本前言

本集作者威廉·豪夫 (Wilhelm Hauff, 1802—1827) 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政府官员家庭, 母亲爱好文学, 善讲故事。豪夫继承了母亲的才能, 自幼擅长叙述和描写。他七岁时父亲去世, 随母亲寄居图宾根外祖父家, 遍读了外祖父的藏书, 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一八二〇年, 豪夫考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神学与哲学, 一八二四年毕业后在斯图加特希格尔男爵家当家庭教师, 为男爵的孩子们讲了许多故事, 后来编辑成他的第一本童话集《一八二六年童话年鉴》。他在任教之余还勤奋写作, 发表了许多诗歌、中短篇小说和一部描写德国符登堡地区宗教改革的长篇历史小说《列希顿斯泰因》, 颇受读者好评。一八二六年九月, 豪夫辞去家庭教师职务, 开始“文学旅行”, 先在德国南部自己家乡一带, 随后去了法国和比利时, 回到德国后又赴北部地区逗留了一阵。游历期

NAO18/01

间，豪夫写了第二本童话集《一八二七年童话年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其中《艺术桥的女乞丐》、《不来梅市政厅酒店里的幻想》等都在德国享有盛名。一八二七年一月，豪夫应斯图加特《晨报》之约担任该报文学版编辑，任职期间又写了第三本童话集，即他死后才出版的《一八二八年童话年鉴》，还发表了不少诗歌和短篇小说，并开始写作一部关于蒂罗尔农民的长篇小说。他不幸于此时染上热病，同年十一月去世，年仅二十五岁。

从十八世纪开始，德国就有许多作家在写大部头作品的同时也为孩子们写短小童话，譬如歌德。到了十九世纪，这方面的成就尤其令人注目，除了格林兄弟搜集的民间童话之外，比他们更早一些的诺瓦利斯、蒂克、富凯、沙米索、霍夫曼以及稍后的豪夫都曾写下大量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艺术童话”、也可供成人阅读的文学作品。其中，豪夫的童话由于写作风格更接近民间传说，通俗易懂，较其他艺术童话更受孩子的喜爱，许多作品至今仍在德国甚至世界各地儿童间广泛流传。

本集收豪夫童话六篇。第一篇《童话年鉴》是三本童话集的首篇，豪夫以故事形式表达了自己撰写童话的宗旨：富于幻想的童话好似一道穿透阴霾天空的阳光，可以让“花园永恒翠绿”，让人们在“劳苦工作时有了快乐”，“严酷生活里有了笑声”。

豪夫的三本童话年鉴都采用了《一千零一夜》的框架

结构,而第一本《一八二六年童话年鉴》则连内容也取自古代东方生活,如本集所收的《仙鹤国王》、《小穆克的故事》和《假王子》。然而,这些童话虽以古代东方为背景,却都被赋予了现实意义,这里仅举《假王子》一个例子。有些德国学者就认为,《假王子》是对德国一句民间俗语所作的诗意加工。那句谚语说:“是鞋匠就不要离开鞋楦头”(意味人必须干自己的本行)。

本集最后两篇即《矮子长鼻》(选自《一八二七年童话年鉴》)和《冷酷的心》(选自《一八二八年童话年鉴》),尽管里面出现了仙女、精灵、妖魔和种种魔术,其内容却深深植根于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因而在短暂荒诞的场景之后,总是又立即转回真实生活,具有警世作用,于是也受到成年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冷酷的心》,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豪夫家乡施瓦本地区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以至让作者在德国文学史上获得了“施瓦本的浪漫派作家”的美名。

张佩芬

目录



童话年鉴	1
仙鹤国王	9
小穆克的故事	26
假王子	53
矮子长鼻	75
冷酷的心(上)	113
冷酷的心(下)	146

童话年鉴

据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国家,那里的太阳永恒照耀着翠绿花园,从不下沉。那里自开天辟地至今,始终由幻想女王统治着。许多世纪以来,她始终不渝地为自己的子民忙碌,慷慨地赐给他们幸福。凡是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个不爱戴她、尊敬她。幻想女王的心非常博大,因而她的善行也不局限于自己王国的范畴。她曾经穿着女王的服饰,也即她那永恒的青春和美丽,亲自去到人类世界。因为她听说,那里的居民终年辛劳度日,生活得很是凄惨严酷。她给他们带去了自己王国里最美好的礼物。自从美丽的女王穿行过这个世界的土地之后,人们在劳苦工作时有了快乐,严酷生活里有了笑声。

女王的孩子们都很美丽可爱,不亚于他们的母亲,为了造福人类,也都被她派遣到了人间。有一次,女王的大女儿童话从人间回家了。母亲注意到童话很伤心,是的,





有时候甚至觉得她似乎哭泣过。

“你怎么啦，亲爱的女儿？”女王问童话，“你怎么一回来就悲伤哀叹，垂头丧气，有什么伤心事啊？难道连母亲也不能告诉吗？”

“啊，亲爱的妈妈，”童话回答道，“我知道，我的苦恼总也是你的苦恼，否则我早就不会沉默不语了。”

“讲出来吧，我的女儿，”女王叮嘱说，“悲伤是一块大石头，会压垮一个孤单的人，两个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从路上搬开。”

“你要我讲出来，”童话回答说，“那就讲吧。你知道的，我是多么乐意和人们交往，又多么喜欢去找最穷苦的人，坐在他们的小屋前，为了让他们辛苦劳作一天后能够轻松地消遣片刻。以前，我一去他们总是立即伸出手来友好地表示欢迎；当我继续自己的旅程时，他们就满意地微微含笑望着我离去。可是如今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

“可怜的童话！”女王边说，边抚摩女儿的脸颊，擦去一滴泪水留下的湿迹，“也许都是你的想像吧？”

“请相信我的感觉，一定十分正确，”童话回答说，“他们已经不再喜欢我。不论我走到哪里，总是遭人白眼；没有一个地方再欢迎我露面；就连一直非常喜欢我的孩子们，也嘲笑我了，甚至故意背过身子不理我。”

女王把额头支在手上，默默沉思着。

“怎么会这样呢？”女王询问地说，“童话，难道世界上





的人都变了心？”

“是啊，他们增设了机伶的守卫，凡是从我们国家去的人，噢，幻想女王啊，他们全都要进行检查。这些人的眼光很尖刻，谁若不称他们的心，他们就会大叫大嚷，不是把他揍死，就是当着众人把他诽谤得一文不值。然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众人都信，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获得一丝爱意、一点儿信任吗？唉，我的司梦兄弟们多美啊，他们快快活活、轻轻松松地跳进人类世界，不必理睬任何机伶的守卫，径直去拜访那些熟睡的人们，为他们编织美梦，让他们满心快乐、满眼愉悦呢！”

“你的兄弟们都是些轻浮的孩子，”女王说，“所以你，亲爱的女儿，没有理由妒忌他们。我认识那些守卫边境的人，人们布置守卫是无可厚非的。确实有那么一批道德败坏的家伙，冒充是来自我们国家大地的人，其实他们至多仅仅在某座山头朝我们遥望过而已。”

“但是你为什么非要让我，你的亲生女儿，替别人吃苦头呢？”童话哭泣着说，“啊，你要是知道他们怎样对待我就好了。他们骂我老姑娘，还威胁说，下次就绝不放我入境了。”

“什么，不让我的女儿入境？”女王大声叫喊起来，怒气加深了她脸颊上的红色，“我知道是谁捣的鬼，肯定是那个邪恶的姑姑，是她造了我们的谣言！”

“你说的是时尚姑娘吗？这不可能！”童话高声说道，



“她一向对我们极友好的。”

“嗯，我可认识她，一个虚伪的人。”女王回答说，“然而，我的女儿，你偏偏对着干，再走一趟，看她能怎么样。谁想造福于人，就不可中途停顿。”

“啊，妈妈，倘若他们干脆把我赶走呢？倘若他们诽谤我，弄得谁也不尊重我，轻蔑地让我孤单单呆在一个角落里，怎么办呢？”

“倘若是年老的长辈受到时尚的蒙蔽，因而轻视你，那么你就去找年幼的一辈好了，他们才真是我心爱的宠儿，我常常通过你司梦的兄弟向他们赠送自己最欣赏的图画。是的，我自己也经常飞翔到他们的身边，爱抚他们，亲吻他们，和他们一起玩美丽的游戏。他们也早已认识了我，虽然并不知道我的真名实姓，但是我早已观察到夜幕下他们如何仰望我的星眸；清晨时分，当我梳弄天空中亮晶晶的云旗时，他们又如何欢天喜地，拍手雀跃。

“他们长大后，也依旧爱我，于是我就会帮助可爱的姑娘们编织彩色花环，我会让狂野的男孩们变得安静；我会和他们一起踞坐于高高的悬崖顶端，让远方蔚蓝色群山雾霭迷蒙的世界中浮现出高耸入云的城堡和闪闪发光的宫殿，我会用傍晚的彩色云霞构成一群群勇敢的骑兵和一行行朝圣的香客。”

“好极了，善良的孩子们！”童话激动地叫嚷，“这就行啦！只要和他们在一起，我愿意再试试。”



“就这样吧，好女儿，”女王说，“到他们身边去吧，不过我还得再替你打扮打扮，既可以取悦孩子们，又不让年长一辈人反感。我要送你一件年鉴服。”

“一件年鉴服？噢，妈妈！——在大庭广众前穿得这么炫目，我会害羞的。”

女王向宫女们示意，取来了这件华丽的年鉴服。衣服色彩绚丽，晶晶闪亮，上面编织着美丽的图画。

宫女们把童话姑娘的漂亮长发编成辫子；又把一双金色便鞋套在她脚上，最后替她披上了年鉴服。

朴实的童话简直不敢抬眼看人，她母亲则满意地欣赏不已，并把姑娘拥进了怀里。“去吧，”她对小女孩说，“我的祝福和你同行。倘若他们仍旧轻视你、嘲笑你，你就到我身边来好了，也许后出生的那一辈人会比较纯真，他们会重新信赖你。”

幻想女王这么说罢，童话姑娘便动身去人类世界了。她心里怦怦跳着走近了机警的守卫们驻守之处。她低低地垂下自己的头，用那件华丽的衣服紧紧地裹住身子，迈着怯生生的步子走近了大门。

“站住！”一个低沉的声音粗暴地喊道：“守卫们，出去看看！又来了一个年鉴。”

童话听见这话不禁浑身颤抖。许多面容阴沉的成年男人冲出门外，拳头里紧握着削尖的羽毛笔，尖头对准了童话。人群中走出一个男子，向童话走过来，用粗糙的手